當泰特斯回到醫院附近的機場時，發現整個城鎮都陷入異常緊張的氛圍中，鎮民知道他們正與某種東西對峙，但沒有準確了解他們面對的是什麼，白書賢掐著佛珠在出口等待，一看見泰特斯，白書賢就一邊大叫：「你怎麼才回來！」一邊抓住泰特斯的手腕往機場外跑，泰特斯離開前只來得及看身後的娜塔麗與伯爵一眼。

就是那一眼，他看見伯爵拍了拍左腰。

他們剛上車，白書賢就把一個厚實木盒塞到泰特斯手裡，「這是戴環者脊椎製成的佛珠，很珍貴，你小心使用。」

「這……」泰特斯拿著木盒，一時間不知道該先問什麼，他感覺自己一路上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答，伯爵模擬兩可的答案，幻覺的啟示，小伯爵的病情，牧師對小伯爵異常的執著，為什麼？他太混亂了，就像一部編排極差的小說，而他不幸成為這本小說的主角。

他甚至連伯爵與小伯爵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為什麼要知道這麼多？

泰特斯抬起頭，發現道路上的紅燈在同一時間閉上眼睛，並睜開綠燈，直直盯著泰特斯。

你為什麼要知道這麼多？

泰特斯撇開頭，卻看見小伯爵的頭靠在車窗另一邊，彷彿隔著玻璃與他對望。小伯爵的翅膀多了一雙，眼睛依舊是那詭異螢綠，他溫煦的微笑和伯爵如出一轍，像是同個模子印出來的，如果伯爵有小時候的照片，應該會長得跟他很像——小伯爵雙手貼著車窗，他喉嚨上的氣切口吸引了泰特斯的注意，氣切口好黑，他想：好像淹死女兒的浴缸。

泰特斯。泰特斯聽到小伯爵開口說：**竷錒**，泰特斯，靸鏊鈀鬮鋌僦齫**髊鴶蠰**！

「操他媽的，你千萬別信他。」白書賢在一條路口甩尾超車，直直衝向佇立於郊外的兒童醫院。

小伯爵貼緊車窗，眼裡充滿狂盛的癲狂：剄鬈鑿個雙**羛**，鬮剄鬮**蠢**逕驫，幼熊與母熊，伯爵與小伯爵，鈀鬮**蠢**逕驫**鸄櫨**覜，鬈趀銜！靸鏊伯爵**蠢**掎魋！

鯜嘞靸！鯜嘞靸！

鯜嘞靸！鯜嘞靸！鯜嘞靸！

可他話音未落，子彈就把他的腦袋炸開了花。

失去控制的白色豐田無視紅燈，直接撞上綠燈直行的軍綠色速霸陸，白書賢的頭被安全氣囊重擊後，粉白混合的腦漿從太陽穴的洞流出來，有點像科學怪人。泰特斯擦了擦從額頭流下的血，勾起嘴角。

此時，電話鈴聲響起，「泰特斯」擠壓安全氣囊，總算從白書賢的口袋裡拿出螢幕佈滿裂紋的手機，接通後，對面那頭傳來修女啜泣的聲音。

「來不及了，他死了。」修女哭著說：「戴維已經化成灰了，那賤人把他燒了。」

「噢，記得幫他裝個瓶子。」「泰特斯」笑著說：「放心吧，血肉在我身上。」

「何塞？！書賢呢？你這個狗娘養的——」

嗶。

「泰特斯」解開安全帶，他打開車門，跨步下車，再碰地一聲甩上，過程裡，無論是死去的白書賢，還是從速霸陸上傳來的孩童哭聲，都沒有分得他一絲眼神。

他灰霧的視線裡，只有一個黑頭髮藍眼睛的小男孩，暴雪下、寒風裡，只有那個男孩清楚地看見他們。

「伯爵。」

「泰特斯」把獅子徽手槍塞回左側後腰，摸摸自己的膝蓋，跛著腳一步一步走向醫院。

>>

泰特斯醒來時，四周一片黑暗，他第一反應是自己終於又瘋又瞎，於是伸出手向四周摸索，發現自己似乎能看見一些物品的輪廓後，他暗暗鬆了口氣，最壞的情況已經從瞎瘋子變成瘋子了，他很知足。

他的四肢蜷縮著，隨便伸展都會碰到一些東西，而那些隱約看得見輪廓的東西，摸起來像是塑膠或金屬，還有一些裝水的袋子，外面是一層薄塑膠袋，隔著薄薄的塑膠，裡面的材質摸起來是厚實的塑膠，一面是兩面，他的頭頂還有一個層架，在他試圖站起身時狠狠重擊他的頭頂，他發出痛呼，捂住頭等待疼痛過去，眼前豁然出現一道刺眼亮光。

「泰特斯？」

背光出現的是克萊恩，小伯爵的棕髮特別護士。他們在幾週的閒聊中已經進展成可以直呼對方姓名的關係，也幸虧這段關係，讓他能輕易撬開克萊恩的嘴巴，得到他想要的訊息。在與伯爵「約會」以前，關於小伯爵的所有資訊幾乎都是從克萊恩身上得到，而現在光是看見克萊恩，他就已經知道自己在哪了。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你還好嗎？」克萊恩伸出手，抓住泰特斯的手，把他從地板上拉起來，他們兩人走出雜物間時，雖說已有心理準備，但泰特斯看見眼前場面，依然心生顫慄。

四處都是橫倒的點滴架，地上與牆上都有許多液體噴濺的痕跡，鼻子的充斥著奇怪的味道，聞起來像漂白水、酒精與抗生素，泰特斯想：其實血液的味道很淡，藥物才會是這種情況下的主要氣味來源。

前提是屍體還沒開始堆起。

「很恐怖吧，已經好幾天了。」克萊恩嘆了口氣，「一開始只是暴力事件，後來事態逐漸失去控制，醫院無預警被封鎖，連窗戶都被封死，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們沒有外援，恐慌把那些擔心孩子的父母逼瘋了，目前的主流猜測是新型感染病蔓延，這種感染病無法被檢測，並在短時間內會影響人體中樞神經，讓患者瘋狂直至死亡，所以政府為了大眾安全，要把我們關在裡面等死。為了維持運作，藥局庫房與供膳室最先被管制，但這種管制只會惹怒他們。唉，真麻煩啊。」

「你看起來不是很害怕。」泰特斯說。

「是嗎？但其實我很擔心。」克萊恩低聲解釋：「院長與公關處達成協議，把大部分資源都挪向VIP病房，所以目前VIP病房各項資源都還充足，人員情緒也算穩定，但我們不知道封鎖會持續多久，顯然院方並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「伯爵也沒辦法處理？」泰特斯挑起一邊眉毛。

「伯爵？你不知道嗎？真奇怪，這件事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。」克萊恩看上去比泰特斯還驚訝，「伯爵因一級謀殺罪正在被拘留。」

一級謀殺罪？伯爵？他剛剛不是還跟我在一起嗎？泰特斯怔住了，腦袋飛快轉動著，而嘴裡說出的是他為了爭取思考時間而問出的愚蠢問題：「伯爵殺人也犯法？」

「伯爵只是貴族，又不是超級英雄。」克萊恩哈哈大笑，「你怎麼會先問這個？」

他的肌肉不痠不痛，應該不是維持那個姿勢很久的樣子，而且他的身上只有一點點灰塵，甚至連幾個小時都不到，「好吧，他殺了誰？」

「小伯爵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「他被指控殺害自己的兒子，也就是小伯爵。」克萊恩瞇起眼睛，歪頭躲過從背後朝自己肩膀砸去的點滴架，接著他抓住那個中年男子的頭，以膝蓋重擊他的下顎，男人搖搖晃晃退了幾步，跟點滴架一起倒在地上。

「好危險。」泰特斯面無表情，他剛剛先看到男人了，他是故意沒出聲提醒克萊恩，克萊恩的死對他的計畫有正向影響，「怎麼可能？小伯爵不是躺在病房裡嗎？」

「是啊，但檢方證據確鑿，而伯爵為了隱瞞小伯爵的位置，也沒辦法提出有效證明。」

「……什麼證據？」

「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耶？」克萊恩無奈插腰，「其實一直都是小伯爵失蹤狀態，因為伯爵的保密措施做得很好，我們一直以為『他們』對伯爵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好幾年間相安無事，但我們錯了，他們只是在準備而已，真糟糕。」

克萊恩話音剛落，遠房又出現一陣騷動，見狀，克萊恩趕緊從庫房搬出一大箱紙箱，從沒封好的上層紙板間，泰特斯發現裡面有許多點滴、輸液套、酒精棉等醫療用品，還有一台點滴幫浦，應該是想準備一台備用機。

「幫我拿一下。」克萊恩將箱子放到泰特斯手上，然後轉頭在庫房裡咿咿呀呀地移東西，最後他居然從鐵櫃後方拿出一把斧頭。泰特斯對此目瞪口呆，「醫院怎麼會有這種東西？！」

「不然你以為大廳那個超大壁爐只是裝飾用嗎？」克萊恩扛起斧頭大笑道：「走吧，東西還沒拿完呢。」

克萊恩手裡的斧頭讓還殘存理智的人們不再向前，二人輕鬆轉進一片狼籍的護理站，周圍四散著病歷、木板與電腦殘骸，泰特斯單手把紙箱扛在肩上，半蹲撿起落在腳邊一張紙，上頭赫然寫著不施行心肺復甦同意書，是護理站常備的同意書之一，看來在這種偏向醫院，病歷與同意書都還沒完全電子化。

護理師呢？泰特斯張望四周，竟連一個職員都沒有。

「他們不是死了，就是躲起來了。」克萊恩彎著腰在桌子下尋找什麼，還不忘抱怨幾句，「唉，都怪他們把管制藥櫃的鑰匙弄丟了，把人送到停屍間時都不會摸摸口袋嗎？希望它還沒有被打開……啊，在這裡，我心愛的管制藥！」

看見抽屜上紅底黑字的標籤，克萊恩舉著斧頭，往鎖的方向砸去，三兩下就把鎖砸壞了，櫃子裡放著一個更小的盒子，盒子也是被上鎖的，但這個鎖頭比抽屜本身的鎖還要脆弱許多，克萊恩用斧頭輕敲就掉下來了，他們拿著一整個管制藥盒，穿過血跡斑斑的走廊，進到防火門後的樓梯間時，克萊恩回頭把鎖扣上，接著兩人迅速從逃生樓梯往VIP樓層走去。

樓梯間很安靜，而且相較於走廊乾淨許多，一路上除了接近每層樓的防火門時隱約能聽到怒罵哭喊聲外，只有他們的腳步聲迴盪在樓梯間內。

至於防火門上怎麼會有鎖，泰特斯倒也不算太驚訝。很多偏鄉設施都有類似的問題，也許一開始只是因為防火門故障關不緊，但維修費用太高，院方便決定裝設一道鎖以讓防火門常保關閉，此時這個設施卻微妙地成功分流人群，泰特斯已經能想到高層們自豪的嘴臉了。

不過也沒差，該死還是得死。

走到十樓時，兩人都有點喘，克萊恩敲敲門板，防火門被打開，裡頭一名護理師怯生生地探出頭，看見是克萊恩時她明顯鬆了口氣。

「請進。」護理師退後一步讓出道路，兩人一起進來後，發現VIP樓層雖然已經擠滿人，卻還沒有發生難以控制的場面，各科醫護擠在護理站，每個人都滿臉疲憊，克萊恩帶著泰特斯走到走廊末端的1012號房，一打開門，一樣漆黑的房間，一樣鵝黃的燭燈，但裡頭坐著一名正在看書的黑人女子，身著與克萊恩一樣的護士套裝，見兩人進來，女子抬起眼睛，只是挑起眉看著克萊恩。

「泰特斯，這位是夜班的特別護士，麗莎·羅德。麗莎，他是泰特斯·溫斯頓，伯爵提到的那個人。」

「很高興見到你。」麗莎·羅德冷漠地說。

「我也是。」泰特斯放下紙箱，微笑說。

「謝謝你，泰特斯。我們的渡鴉小隊還差一個人，待會應該會過來。」克萊恩爽朗地說。

「渡鴉……？」

「天啊。閉嘴吧，克萊恩。你再提起這個名字，我就把你丟到地下一樓跟那些屍體作伴。」麗莎瞪著克萊恩，惡狠狠地說。

「幹嘛？這個名字很好啊？我們身負保護小伯爵的重任，不就應該取個帥氣的隊名嗎？」克萊恩盡顯無辜，語氣裡卻.....我的天，他真的很自豪，「泰格斯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怎麼樣？」

「隊名啊，身爲團隊成員，你有權提出意見。」

「告訴他這個名字很糟糕。」麗莎對泰特斯吐槽：「況且我們又不是在打NBA，非得取隊名嗎？」

「等等，我也在你們的隊伍裡？」泰特斯急忙喊停，「我什麼時候加入的？」

「嗯？你不是拿了伯爵的槍嗎？伯爵有特別跟我們說。」克萊恩拿著提燈，照亮房間角落，那裡放著一把霰彈槍，樣式與泰特斯在法國狩獵小屋裡看到的一模一樣，「那是麗莎的，我不會用槍，所以伯爵給我刀，不過上面都有伯爵家的家徽。」

「這代表.....」

「這代表不管你用這把武器做出什麼事，都有伯爵一家作為後盾。」

泰特斯嫌棄地皺起鼻樑，「他連自己的謀殺案都處理不好。」

「要來打賭嗎？」麗莎突然闔上書，嗅到賭博的氣味讓她眼睛瞬間亮了，「我賭伯爵會被無罪釋放，誰想站另外一邊？」

泰特斯跟克萊恩面面相覷，都搖搖頭，表示自己不賭。麗莎翻了個白眼，又打開書，藉著微弱的燈光讀書。

隨後，門再一次被打開，一名穿著醫師袍的男人看了眼眾人，正當泰特斯認為他就是「渡鴉小隊」最後一名成員時，醫師卻開口說：「蘇醫師自殺了。」